

卷一

第一回

嫩江半雲友輯
鳴阜菱俗生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黃犢客角掛珊瑚

詩曰：綠總虛。

苑鳥消長晝。

舞劍發寒光。

誰憐瘦。

緬茲宇內人。

皆昔衣冠貴。

變滄桑。

面目渾忘舊。

甘自豨其地。

心先默。

才士振頰波。

洗却乾坤塊。

亦開頤。

莫把雙眉鎖。

歸酒對殘縷。

書名 引鳳簫十六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半雲友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9
編號 D8662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引鳳簫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之四

第十三回

薦故交草章納款

養遺賢石刻流芳

第十四回

雙締婚姻全友誼

參題榜額謝皇恩

第十五回

功成馬鬣封三尺

壽進霞觴祝八袞

第十六回

單鞭重繫高低角

雙桂齊登大小科

目錄終

引鳳簫卷之一

第一回

白眉仙奏燎雪鼓

黃犢客角掛珊瑚

詩曰寂寂綠煙虛

苑鳥消長晝

群劍發寒光

古鶴誰憐瘦

緬茲宇內人

皆昔來冠冕

一旦變滄桑

面目渾忘舊

甘自斲其形

是必心先默

才士振頽波

洗却堯坤垢

長嘯亦開頤

莫把雙眉綴

歸酒對殘編

嫩江半雲友輯

鴨亭笑俗生閱

且爾歌眉壽。蓬臺譜逸傳。野史言無謬。
珊瑚匣玉函。聊置座隅右。

詔說宋朝熙寧年間山東青州府樂安縣有一人。姓白
名壤。號冀光。唐白樂天十四代之孫。年過五旬。官拜監
察御史。在朝治事。家居縣城西街。夫人長孫氏。即無忌
之後。正生一子。名引。字雲汲。別號眉仙。芳齡十五。生得
風流。不讓王謝。才藻猶過曹甘。奈生性沉僻。不以功名
介意。閑則尋花問句。對月拈題。當日就有幾個詩友。一
個姓方名侃。號端如。一個姓袁名鴻。號漸陸。都長眉山
一歲。亦樂安縣人。餘不盡述。獨二人。以年少才華。更
覺相得。一日眉山仙告夫人曰。家居市廛。塵囂日逼。南庄
黃泥堡別墅。乃父親休沐之處。家務既有母親掌管。兒
欲往堡墅中。脩習課業。借野色山光。江風墅月。發文心
以煥斗牛。寧不美哉。夫人許諾。遂命侍童婉兒。收拾行
囊。各色齊備。復入室辭母。夫人曰。兒此去。用心求業。勿
得浪蕩。寒暑自保。飲食自節。一應薪水之費。我自着人
送來。倘住彼幾時。可回家一面。毋使我懸望。問門。爲果
眉山再拜受命。出門上了一輛車兒。夫人又差四箇家
人護送。婉兒亦駕車兒隨後慢行。迤邐出城來。此時
是初冬。天氣但見

在朝封鎖如故。遂下榻於採霞樓上。又命婉兒把樓下三間收拾為書室。措置畢。隨打發從來四個家人。回覆夫人去訖。又分付老僕把園門常閉。不可使閑人混擾自己閒時。亦只葺理花木。吟咏詩詞。車有平日這些朋友。知眉仙居於外墅。都來相訪。若袁漸陸方端如。往來尤數。自此騷客詩人接踵而至。把一個黃泥堡。竟為文墨之邦了。且說白公在朝為御史。神宗方以王安石為相。欲行新法。百官都逢迎取合。獨白公上一本大意治國之要。以禮樂刑政為先。然在先王已明著版圖。迨後世宜守循軌轍。雖師相責難於君。欲致唐虞之治。然堯舜原只無為。何必紛變革眩斯世之耳目乎。這本一

上安石欲行貶逐。但新行政教不可顯斥言。臣遂付之不問。白公見不准其疏。遂告老求去。且喜准其致仕。遂微服輕車。即日就道。不幾日到家。眉仙於墅中知父親歸家。即回來候問。并詢致仕之繇。白公細述一番。又道。當此之世。莫想干策當途。縱博得一頂紗帽。在頭反成騎虎之勢。何則。蓋固寵慕祿之輩。必脅肩諂笑。取媚苟容不已。必為之鷹犬。為之爪牙。雖得志於一時。實遺臭於萬世。倘稍知進退廉恥。略有涓筭。必致獲戾。輕則貶逐。重則誅夷。寧不痛哉。聖人云。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旨

哉斯言也。眉仙聽說受命從此絕不以功名為念。越數日拜辭白公與長孫夫人復往堡野中去。此時隆冬天氣凜冽異常。一日冷極。眉仙坐於書室中。命婉兒燃獸炭於紅爐。煖松醪於碧缶。正飲之間。只見彤雲密布。淡霧輕飄。少頃花飛六出。鋪滿四郊。眉仙此時酒興方濃。詩興復熾。遂援筆成七言排律一首。詩曰

萬里彤雲天幕墜

六花粧點隔年春

霜刀碎剪銀河水

風碾勻飛玉屑塵

江上尋梅難覓伴

樽前吟絮孰相親

徒憐一夜青山老

却笑千門白屋貧

昨夜平淮功已著

中宵訪戴興尤劇

野橋驕背詩成画

金帳羊羔酒入簾

閉戶僵眠清譽遠

鈎簾映讀苦心真

萬條楊柳藏金縷

四望縈蕪藉青茵

見雁尚懷持節使

籠鵝因憶寫經人

光浮瑤樹清無價

冷逼靈臺迥有神

才薄敢題冰柱句

囊空難買桂枝新

送寒歌慶豐年瑞

端擬圓兵欲肇煙

寫畢不覺劃然長嘯一聲。復援筆欲有所書。只聽得門外吠。命婉兒開門去看。乃是方端如袁漸陸各騎看

驢頭戴羶笠。身披狐裘。慢至堂前。下驢。眉仙喚迎道。三兄好像孟浩然。端如道。孟浩然有兩個。這也奇怪。漸陸道。若同昔日孟浩然。算這來。竟是三個了。各歡笑不已。施禮畢。坐定。眉仙道。適見王龍戰敗。鱗甲亂飛。弟因以盃酒助興。不意二兄到此。正好共一賞耳。端如道。弟聞尊嚴大人回府。尚未即見。又聞兄曾到家去。前日方來。野中。因此吾同袁兄踏雪來訪。以慰離情。眉仙命移席於堂中。邀二人入座。以紅氈置几側。榘核紛羅。觥籌交錯。回顧庭中。積雪高有尺餘。那如意石上積雪亦有尺餘。豐隆突起。宛如一座玉山。山下有梅花數株。越着

極開得高。瑩傲色。馥郁清香。兩傍石鼓墩上積雪已凍。極凍結。流下玉液。如冰筋一般。眉仙道。今日此叙。不為大舉之樂。不足以暢幽情。婉兒方進燭。命携雪鼓墩置堂中。以酒盃乘油。浮以燈草。燃着。從傍隙處納進。那雪被火光照耀。四面明徹。猶如水晶一般。二友見之。都駭咲道。白兄真異人也。若此方。不負賞雪之名耳。二人呼盧猜拳。開懷痛飲。至雪鼓中火炬將完。俱已大醉。明日三人復騎驢往堡南看梅。只見一路凍雪。真萬里瓊蕊。前林有數百株梅花。清香撲鼻。和雪皎潔。林深處。又有數株紅梅。燦如霞。忽見一老人。頭戴黑布兜。身披鶴

藍衣。腰下一片鹿皮。以藤條繫着。足穿草履。騎一隻黃
斑犢。角上掛着一條珊瑚鞭子。在那里打瞪。眉仙不
知是甚人。恐驚醒他。都撥轉驢兒。立於紅梅深處。二人
道。白兄詩才甚妙。久失請教。今對此景物。胡可不一詠
乎。眉仙請題。端如道。就以紅梅為題。眉仙又請韻。漸陸
指黃犢道。即以牛字為韻便了。眉仙就隨口吟道。

瘦盡青林孤鶯愁。

殘霞片片落枝頭。

牧童睡起朦朧眼。

錯認梅林欲放牛。

二友聞之。都鼓掌大笑道。眉仙真仙才也。那老人被吟
聲驚醒起來。抹眼伸腰。作歌曰。

大塊何茫然。

滄桑任變遷。

道人醒短夢。

寒盡不知年。

歌畢曰。我正好睡。不知何人大笑。將老道驚醒。回頭見
三人。風流瀟灑。遂問道。方纔長嘯者何人。眉仙下驢鞠
躬答道。適小生偶爾俚言。二友不覺失聲大笑。將老丈
驚醒。乞怒怒目。老人道。既是無意失聲。也不計較。但君
詩願聞。眉仙將前詩朗誦一遍。老人聽了。忙下牛來。挽
住眉仙道。君詩理通玄。乃詞家大器也。請問鄉貫姓名。
眉仙道。小生姓白名引。號眉仙。老人又指二人問姓氏。
眉仙道。一姓袁名鴻。號漸陸。一姓方名侃。號端如。與小

生俱本縣人。老人道。此二友者。後君賴以左右者也。眉仙就問老人姓名。老人道。老道並無姓氏。三人笑道。寧有無姓氏之理。老人道。我記得在先朝。曾為諫官之職。自太宗雍熙年間。有西華山隱士陳搏。入朝。賜以安車。蒲輦。號希夷先生。復放還山。我那時就棄職。從希夷入山。脩養。奈生性愛雪。每值雪天。必出一遊。先生遂賜黃犢。與我為坐騎。從此不傳姓名於世。只稱黃犢客耳。昨因下雪。偶然出遊至此。少憇於梅林之下。不意遇君三人。真吾夙緣之友也。三人聽到此際。都拜倒在地。曰。原來是仙師。弟子實獲厥愆。望仙師恕之。但仙師必知過去未來。乞一指示。少豁愚蒙。老人扶起道。我非仙也。有何指示。但遇我亦為有緣。白君既精詩。我以文詞詰汝。當今眉山蘇子有云。駕一葉之扁舟。挾飛仙以遨遊。又寶浪仙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至若鳳凰臺上憶吹簫。羊子當年墮淚碑。此數語者。雖云詩賦。寔至言也。君宜終身佩服。後必有徵。吾有一珊瑚鞭子。更以贈汝。日後自有用處。後會有期。吾將去矣。眉仙拜受珊瑚鞭。二友正欲拜求。只見老人就睡於牛背上。那牛飛奔而去。漸不見。三人驚駭。遂出梅林。快而歸。二友各自回去。眉仙回到墅中。有白公差來家人。接眉仙到家去。

過年眉仙遂同婉兒回法。未知此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贈金帛義釋飛神

建碑亭愛留隱士

詩曰。荷買青錢富小侯。

羊上砌。婆過慈甕。

座因留客常虛左。

廉為看山盡捲西。

欵竹門深斜日局。

移花檻遠倦鶯啼。

白雲窗外遺青眼。

淡墨飛毫莫浪題。

且說白眉仙聞白公之召。命婉兒駕起車兒。同家人回

去。到家時。已臘月下旬。有親朋送年的。絡繹不絕。自家

也要答禮。碌碌數日。早是除夕。桃符換舊。鄉儺掃垢。元

旦之朝。移酒滿樽。宰盤列座。爆竹喧天。蕭鼓動地。親戚

朋友。都來拜賀。新正又有那些進香婦女。擲果兒童。都

妝束齊整。出來遊玩。新年終過。早已節屆元宵。縣前搭

起一座鰲山。傍有琉璃燈。花鳥燈。共數百盞。縣前東西

二街。都結綵懸球。張燈設樂。眉仙見如此鬧熱。稟知白

公。家中亦搭起一座小鰲山。正所謂

紫禁烟花一萬重。鰲山宮闕隱晴空。玉皇端拱彤

雲上。人物嬉遊陸海中。朗星轉斗駕回龍。五侯池

館醉春風。而今白髮三千丈。愁對寒燈數點紅。

右調鷓鴣天

當時白家搭起鰲山。西街更覺熱鬧。堂中結彩懸燈。照耀如同白日。眉仙復設宴。邀友飲酒賞燈。浮白呼盧。鼓樂沸耳。誰知為賞燈一節。引起一羣大盜來劫。正所謂青龍白虎同行。吉凶全然未保。

却說那大盜姓劉名劍。蘇州府長洲縣人。生得身長八尺。腰闊三停。黑臉黃鬚。膂力絕倫。又有一件絕技能飛身遠縱。可高數丈。乘風能行。在先原是漁家出身。在震澤中打魚度日。一日捕魚完了。泊舡於龜山脚下。挑魚往村中去賣。賣了半日。統賣去一半。剩的挑回舡中。烹炮沽酒。自作夜消之樂。飲至半酣。遂扣舷唱出山歌道。

一罾有子。一罾子個無。總是鰻鱺。個鰻鱺了。
搭鱸魚。個樣落色了。無人子。要。可。對。那兒拿。
來。自吃了。唱山歌。

歌聲未畢。只聽得浪聲拍動。劉劍抬頭看時。只見有四五隻渡櫓快船。頭上立有數人。飛奔而來。船上一人道。此漁翁這時候還點燈未睡。反在那裏看我們。不要走了消息。先把這漁翁來發落。言畢。那船飛搶攏來。一人手執利刀。跨過漁船。來捉劉劍。劉劍着了急。推攤蘆柵。將身竭力一縱。直縱到山上一棵古松樹上。伏着。眾人見之。都面面相覷。一人道。此人既有此絕技。何不邀

他入夥。遂泊舟登山。到松樹下。抬頭看那樹高有數尋。益覺驚服。遂相率環拜於地。曰。吾輩肉眼。不識壯士。萬望恕罪。乞壯士下來。吾等情願拜為寨主。劉釗在樹上聽得。自思打魚辛苦。不如且從他們去。落得快活。且此光景。下去必不害我。遂將身望下一跳。挺然直立於地。眾人復羅拜。請他下船。劉釗遂到漁船中。收拾完備。把空漁船棄了。竟到眾人船中。各通問了姓名。是夜遂泊於深港中。明日復殺猪宰羊。拜劉釗為主。號為黑飛神。從此遂成大盜。專一打劫郡城鄉宦。往來官員。隨咯劫掠。那時適往樂安縣來。因元宵佳節。遍地笙歌。彌天燈

火。屋盜亦混其中。看燈行至西街。見白家搭起齋山。鼓飲酒。又聞去冬白公在京回來。認做一樁好生意。仙同眾友飲酒。直至更餘方散。收拾花燈。方欲就寢。忽聽得門前一片聲響。白公忙喚家人出來看時。只見當先一人。黑臉鬍鬚。手持利刃。搶進廳來。眾家人鳴鑼喊叫。早有眾鄰。因賞燈未睡。都來救護。羣盜見來人多了。遂一哄而逃。獨劉釗因進後廳出來不及。走至庭前。將身一縱。意欲逃走。誰知屋上都有人。見一人飛起。棍棒亂揮。將劉釗打落庭中。庭中人見之。掣衣扭髮。亂喊道。拿着一個在此。推。搗。擁到廳上。白公中堂坐正。

喝問道汝妄行劫掠天理難容今日被獲有何理說劉劍道小人非盜原在太湖中打魚為生因眾人見我有飛縱之術罵我入夥劫掠非吾本意望老爺赦我一死再不行此矣白公想一想道既是良民被逼致此我且饒你但此去不可重入盜夥若再不改必遭誅戮命取白金十兩布帛二疋以贖之劉劍稽首叩謝道若小人此去有可用刀之處必報老爺萬一哭泣捧金帛而去次日白公命置酒邀請眾鄰酬謝救護之意對眉仙道我雖官居御史因諫主不從棄職回來而盜賊疑我囊橐充肥以致舉家恐懼鄰舍驚惶皆我之咎也且

棄宜歸隱亦不宜居於都城眾所屬目之地亦不宜讀書於外墅所有薄產亦盡在彼不如舉家往居之將舊宅分與眾鄰居住以報救護之德你意如何眉仙道自古說世亂宜居郭年荒莫住城兒於外墅又兩地懸心今父親既有此意可與眾鄰說明然後遷徙白公遂對眾鄰詳達其意先命家人將器用什物陸續搬去擇了吉日回轎但長孫夫人及侍婢數人上了車兒白公又謝別眾鄰催車出城而去且說樂安知縣姓鮑名龍號利飛汴京人與白公是同年契友這日因拜客回棧從西街經過只見眾人執香在手扶老挈幼紛紛都出

城去。鮑公問左右道：「這些人為甚執香奔走左右？」遂停轎喚地方來問。地方道：「本縣白衛史老爺今日歸隱於黃泥堡，把宅子分與衆鄰居住。衆人感其德，故此都執香護送。」鮑公聽了，唱退地方，自思：「白公是我素交，今日喬遷，衆人都送我，既便道，胡不一送？」遂命打轎到黃泥堡來。誰知白公終到得墅中，護送的如林而至。白公遍慰勞一番，賜以酒食，各各散去。忽見衙役來報：「本縣老爺到了。」白公聞言，即出來迎接。鮑公走下轎來，一路打恭至廳前，叙禮。鮑公道：「弟聞者兄喬遷之喜，特來一送。」白公道：「治弟捨家而逃，何得云喬遷？不意老父

屏大駕光臨，蓬華增輝矣。各叙寒暄，婉兒獻茶，過白公命講飯。自己與鮑公往園中閑步。少頃，席已完備。白公遂邀鮑公入坐。只見向南擺下一桌，是客位；聽側一桌，是主位。鮑公道：「吾與兄俱夙交，何必拘此俗套。請合席，以便杯酒話舊。」白公遂命移席於堂中，分賓主而坐。隨來衙役俱於外廂款待。席間，鮑公道：「當今盛世，人都登袂於公卿間，老兄年齒尚未衰，事猶可為。胡不出而整飭朝綱，脩明庶績，俾功名顯於當時，德澤及於後世，願乃甘於自棄，將斯民知覺之任，置而不問，毋乃已甚乎？白公道：「不然。人之欲求富貴利達者，止欲縱其耳目之

欲耳。治弟年踰知命。聲色不沾。故隱於草莽之間。若得
含哺鼓腹。咏歌舜日。先天吾願足矣。至斯民知覺之在
吾。何敢當哉。鮑公連。點首道。聞兄之言。如夢方醒。若
弟輩折腰五斗粟。俯首一頂冠。較兄何啻霄壤哉。容弟
回署。申文上司。為兄蓋一碑亭。於此官道之間。以見款
留隱士之意。白公再三懇辭。鮑公假意唯諾。致謝而別。
回到縣中。即申文於撫按府廳之所。各官見旌表遺賢
之事。都准施行。鮑公遂使人築亭基於墅南。蓋亭於其
上。中立石碑。鮑公親著其文云。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休戚。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

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
又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
人力其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吾懷白公。識為
才挺秉性。惟勁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為德業。發為
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固知
其規模。可任以國家之政。及其立朝也。抗顏直諫。不
嚙披鱗。雖冠冕棄於溝渠。而聲名溢於遠近。凡其義
以為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無不罄。不周而比。不
諂而信。嗟。易所謂蹇。而媚嫉者。反以為悻。矣。毛
將求其瑕疾。中傷幾成於俄頃。尚賴鴻澤之滂。沛。過

歸安於鄉井。惟茲清幽。可遊可詠。若將終焉。浩然無
聞。我今蒞此邦土。感生平之忠信。式立石刻。以傳嘉
好。訂萬年之不泯。
又著銘言於後曰。

於赫白公。性直骨鯁。一言不合。裂冠自逝。
利飛鮑龍。忝為縣尹。庚戌仲春。吉日維丙。
刻石藏亭。式彰留隱。

又造牌坊於堡南官道之間。上扁額題二字曰留隱。傍
寫熙寧三年仲春穀旦立。年弟鮑龍題。築造不日成功。
白公遂設大宴。邀請鮑公再三致謝。鮑公盡歡而散。各
役工匠俱有賞犒。從此黃泥堡改名留隱村了。且說
黑飛神劉釗。自那夜白公贈以金帛。釋放而逃。從此盡
悔前非。依舊買隻漁船。往五湖中打魚去了。那些群盜
被眾人趕散。幸得放燈之夜。城門不閉。遂陸續出城。討
點人數。止少了黑飛神。明知被獲。恐招出有禍。不敢留
連。遂逃至南直地方。打聽得蘇州吳江金知縣。欽取回
朝。為三司使。水路必經鎮江。遂先到江邊。劫得數隻客
船。伏於采石磯。以待之。未知可曾劫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會計才職失三司

威福權誅行百輩

詩曰。種杏不如多種德。

一廉霞影烘丹灶。

任他春自過墻來。

半畝花陰長綠苔。

莫打流影啼竹裡。

恐驚馴虎卧林隈。

敢言多稼人多壽。

日日酒家扶醉回。

却說吳江知縣姓金名革。號用武。杭州府新城縣人。登

治平進士。初授縣尹之職。蒞任吳江。一到之後。就有這

些管閒事的鄉紳來拜望。探其動靜。若貪鄙之徒。就打

通關節。共事漁利。誰知金公一塵不染。正直剛方。他們

反不悅起來。又有一件。吳江縣分■小鄉宦甚多。最難

是比錢糧一節。何則。鄉宦多。田大半歸於鄉宦。臨比時

節動不動一個鄉宦名帖。乞討這一限。又有別人的田

產。他得了銀子。註在自己名下。亦討限免比。歷來知縣

不依說。必致壞官。依了他。錢糧又比不起。金公明知其

做。遂立個一畝。只比一户的法。假如錢糧以十分為率。

大户田多。該納一百兩。納到九十兩。總是九分。小戶田

少。該納十兩。納到九兩。便是九分。推至一兩二兩。也如

此算。若是這一圖。都少九分。只把少九分一厘的。毛板

打三十。若是這一圖。都少一分。只把少一分一厘的。毛

板打三十。是此也。有一十二兩受打的。也只有一錢

二錢受打的。他納銀的法。又妙。假如一都有十圖。縣堂

上。正比一圖。還許二圖納銀。書吏止算二圖欠數。比到二圖。還許三圖納銀。書吏止算三圖欠數。至比到四圖。至十圖。皆如此法。那欠錢糧的。怕做末了。誰不忻。樂輸。他比較的法。又妙。別的官員。三六九比較。他日。比較。一日止比一都。假如今日比一都。明日比二都。這一切都只幾圖。每日只打得幾個欠戶。日已不忙。人看着。又不酷。憑他鄉宦。也不便把名帖討限了。故此別的官。每年錢糧。再徵不完。只擄扯前後闌數。金公不消幾月。都徵完解府。故此按臺考察。置諸優等。竟做了江南第一廉能官。回朝復命。奏與當國。時王荆公正因三司無人。

會計之才。遂不待金公任滿。欽取回朝。為三司條例司。不許回家。即日到京受職。金公素聞王安石之名。當時人有云。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疑必可與。首為之輩。遂星夜登舟。兼程而進。行到鎮江。因風水不利。暫泊采石磯。眾客船盡擁停歇。將金公座船。裹於中間。誰知那夥大盜。打聽得金公到了。中夜乘舟。搖出磯來。把客船鐵毛。抽起。推開。擡上金公船來。客船中人。聽得抽毛水响。開船一望。見是羣盜。疑劫已無。發一聲喊。眾船上人。都起來。圍住。抽篙拔槳。亂打過去。早打落一盜於江中。眾盜見勢頭不好。奪舟而逃。眾人又用小舟飛棹。

想。去打倒搖槽之人於水中。羣盜驚惶無措。束手就擒。金公曉得。寫一名帖。連夜送於鎮江府去。知府詢其盜情。理難容。只得招出。知府盡將梟首示衆。可知惡神改行。為善。故免此戮。正所謂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金公過江。起陸一路望京而去。再說朝中有一大奸。姓呂名惠。御福。建莆田人。生得彌天詐偽。無地貪饕。其獻媚之狀。尤甚於持鬚。參政由竇尚書少遊汴京。因賄賂王安石家人。引見安石。安石見其有口辨。遂使掌書記。惠卿復與安石子雋。結納。那王雋為人慄悍陰刻。

無所顧忌。性甚敏捷。未冠舉進士。荆公甚愛之。所言無不從。惠卿知之。遂深相結契。攬掇荆公行新法。故安石誤天下蒼生之罪。二人應居其大半。此時新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用金公為之。惠卿曉得。與王雋商議道。此官乃行新法之要職。今與外人為之。恐不可。王雋道。不防待我與父親言之。將此官與老兄做便了。惠卿道。不可。今金革將到。若用我為之。他必恨我奪職矣。不如以韓絳為之。此人畏公守法。在吾掌握之中。必無異議。且金革必不怨我二人。王雋道。老兄好高見。但老兄這樣大才。亦不該掌簿書錢穀之事。我當與父言之。以君

居近侍。惠卿忙屈膝於地道。若蒙小恩。相如此。真大馬。難報厚德。明日果除為崇政殿說書。即今翰林講官。又除韓絳為三司使。改金革為度支侍郎。即今戶部惠卿。自拜過職於神宗面前。極揚荆公之美。又勸荆公道恩。相欲服人心。必將朝廷政事。盡行變易。為駭人耳目之舉。方見吾輩作用。荆公聽之。遂設立新法。

立均輸法。

立保甲法。

農田水利約束。

行募役法。

行市易法。

置諸路提舉官。

行保馬法。

立手實法。

太學生三舍法。

立更戍法。

更定科舉。

領方田均稅法。

行青苗法。

此皆新法。議定頒行。呂惠卿一日往金公宅中。詢以新法得失。何如。金公直答道。別的不說。只這青苗法。為害尤甚。何則。其法雖以錢貸民。令出息二分。同秋夏稅。一齊輸納。但出入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且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至納錢。雖富民不免輸限。如此。則鞭朴必行。民無所措。必棄家絕產。賣妻鬻女。以償官逋。豈非其害尤甚乎。且後世謂天子與庶民爭利。

其名亦不美。惠卿聽此一席話道：吾曉得君若為三司使，則青苗法不可行。金公道：三司與度支皆可。下官不以此官職介意。寫惠卿道：若把此新法保守足矣。不然，恐怕首領不能保耳。言畢，拂衣而去。遂到王安石面前，說金公失職，怨望，誹謗朝政，訕毀天子，大不敬，請加以大辟。荆公道：雖云謗毀，若以語言置大辟，恐人自危矣。竟不聽惠卿之言。當時朝中大小官員見新法不復汾：諫諍議論，遂起激動了一個繼百代之絕學。係一世之民望，真所謂

頂天立地奇男子。

武緯文經偉丈夫。

其人姓程名顥，字伯淳，謚號明道先生，河南人。時在為監察御史裏行。立朝總數日，見新法縱橫，不覺浩然之氣勃發，遂詣中書省來見安石。安石方有諫者，爭論而去，屬色而待。先生從容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待之。安石慚愧無地，意其必諫，辭以聖上召議事，進后殿去。明日早朝罷，安石回府。先生至其家，安石趨迎，叙禮畢，甫坐，只見王雱蓬首跣足，手持一婦人冠，後堂搶出，慢罵曰：此輩嘍！論新法者，猶如痴犬吠日。今惟有先斬韓琦富弼之首。若有再言者，視此荆公遷。然呵斥曰：尊客在堂，議朝廷大事，稚子無知，無敢唐突。

且速迴避。不然必當治罪。原來荆公是敬重斯文的。遂
鞠躬致謝道。小兒秉性鹵莽。出言無狀。望老先生莫罪。
先生道。老相一子。尚治不下。而欲治天下。安可得乎。且
諫新法者衆。口一詞。必有不可者。乞老相反已自思。無
徒謂衆犬嘍也。荆公道。若果有不便。容當再議。先生
道德之士。必不同衆人亂法之意。先生遂別。而新法頒
行益急。先生見諫諍不從。遂乞罷許之。而諫者如故。惠
卿謂王雱道。不行殺戮。衆人不懼。新法恐不行。可先將
數大臣放黜。以示禁止。衆人無所倚賴。浮言自息矣。遂
罷故相韓琦。為河北安撫使之職。其餘官員。或罷廢。或

罷廢的

翰林學士司馬光。

同平章事富弼通判亳州。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弘文院較書張載。

判國子監范純仁。

御史中丞呂誨。

參知政事趙抃。

知開封府韓維。

條例司諱詳文字蘇轍。

參知政事馮京。

貶逐的

唐垆為潮州別駕。

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

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監察御史裏行劉執摯監衡州鹽倉。

竄鄭俠于英州。放秘書較理王安國。

致仕的

翰林學士范鎮

知蔡州歐陽修

一時正人君子。罷廢貶逐殆盡。廊廟一空。進用的

陳升之為同平章事。

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曾公亮為參知政事。

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

韓絳為同平章事。

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使。

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呂惠卿為參知政事。

任用者皆王安石之黨。餘不細錄。自此新法橫行。生民

塗炭。尚有於神宗面前言新法之不便。神宗以問韓絳。

呂惠卿二人對曰。陛下數年以來。廢寢忘食。成此美政。

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聽讒夫之言。欲行罷廢。豈不惜哉。

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依行如故。時人號韓絳為

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又與王雱議道。如此

貶逐。人尚不畏。倘聖上一旦信之。豈非前功盡棄。但新

行政令之時。不知何人首生異議。致眾口噤。方遂

將昔年塵垢奏疏。番閱得熙寧二年。御史白堦之疏。惠

卿道此老首建異議。今反安居故里。首惡不治。何以治後。無怪浮言之蠶起。遂使提騎往山東青州來拿白公。未知白公吉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俠士踰垣酬大德

禪關稅駕識長途

詩曰。江上青峰對短歌。

白鷗狎得勝籠鵝。

清光漸到秋來倍。

好句偏於醉後多。

賸有寒蛩憐兩菊。

猶遺晚蝶伴煙蘿。

擬尋一棹漁舟隱。

明月蒹葭卧綠蓑。

却說提騎來拿白公。行到青州府。宣旨畢。府尹就行批

於樂安縣。着知縣提解。鮑公看了批文。驚得面如土色。

半响動掸不得。只得款待提騎於公館中。自己亦不打

轎。止帶衙役二人。徒步到留隱村來。家人報與白公。白

公忙出來迎接。只見鮑公素袍魚帶。手捧黃牘。惶惶而

進。行至堂中。鮑公拜伏於地曰。皇天不祐。遭此不造罪

弟有力無伸。故爾拜告。白公忙答禮。扶起道。老父母

有何不諱之事。不妨直說。鮑公吞聲哽咽。不敢說出。白

公再三問之。鮑公方答道。老弟。兄歸隱已久。不意朝廷

聽奸黨之言。道年兄朋黨。言惡。大不敬。今使提騎來拿

奈何。奈何。白公亦覺失色。強對道。自古說。為子死孝。為

臣死忠。老夫又無過舉。待到京師。自然有辨析。老父母不必過傷。鮑公道。不可。當今在朝衆正。盡行貶逐。在位者。悉皆奸黨。老年兄若到京。必在其掌握之中矣。不如思一長便之策。潛逃為上。白公嘆口氣道。老父母雖是愛惜老夫。為此過情之論。但老夫思普天之下。莫非王上。何所適從。且老夫當初上本時。原料有此禍。若今抱頭鼠竄。是動於前。而絀於後也。今惟有到京去。倘天王聖明。知老臣無罪。赦而不問。亦未可知。或皇天默佑。啓奸黨之衷。不致我於死地。亦未可知。老父母且慎言之。倘外人聞知。禍累及老父母矣。遂命家人治行裝。肩山知之。出堂抱父痛哭曰。父親年老。且勿往。容兒代去。父親伸冤。必無大禍。白公撫其背曰。此雖汝孝心所發。但朝廷所獲者是我。縱汝代去。奸黨心終不死。今夜長往。彼願足矣。雖獲大罪。存汝猶可。延一錢之祀。兒無自遺戚。鮑公見此光景。亦流下淚來。白公道。我今是欽犯。不可遲延。亦不進去辭別夫人。恐又有一番纏繞。遂携鮑公出門而去。肩仙帶哭隨後而來。白公止之曰。兒無往。倘提騎見了。傳入奸臣之耳。又生嫉妒之心。肩仙佯意回步。俟白公去遠。隨後慢行。夫人知之。痛哭昏暈。就地侍婢救醒。百方解勸。夫人只得收拾行囊。多置盤費。

命家人送去。白公到了縣前。合城人知之。無不歎息。也有說白公是好人。何故遭此大禍。也有說權臣在朝。自公去。必致死。自此說的。罵的。流涕的。痛哭的。推胸懊恨的。不一而足。又有白公舊居鄰舍。曉得這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氣唬唬。跑到白公面前。跪拜道。老爺是極好人。怎麼受此枉禍。吾等若坐視不救。枉做了人。老爺今日且莫去。待我們衆人一齊跑到京裡。替老爺伸冤。皇帝若不聽。我們都撞死金塔。替老爺頂罪。白公勸慰道。我平日無甚好處。及你們。何故這等苦留。吾到京去。對理明白。不日就回。衆人來正要稱謝。汝等汝等今日請回。鮑公又細細分說。勸勞衆人。提騎見衆人如此。恐有民變。忙催白公上轎車。鮑公對提騎道。若如此。民心益不捨。自將白金百兩。送與提騎。遂不上轎車。眉山見白公要去了。哭倒在地。提騎忙催起身。衆人尚攀轅不捨。直送出城。白公再三慰勞。衆人方回。但是悲泣不勝。路人見之。莫不墮淚。鮑公亦送出城。哭訂而歸。眉山直送過縣界。白公命家人同公子回去罷。眉山只得於車前再拜痛哭而歸。正所謂。

禍患臨頭處。

父子不相假。

眉山同家人一路含淚。歸到家中。夫人接着。詢其委。

又大哭一場。白公虧飽公重賂與提騎。一路不甚吃苦。望京而去。且說黑飛神劉劍在湖中打魚。只好度日。自思年近五旬。尚無妻室。今行青苗法。府縣都有錢借。不如借幾貫來。娶一妻室。倘生得一子。亦可接續已業。老來好倚靠他。遂借十貫錢。娶得一中年婦人。二人打魚雖多。了。一人亦只好度日。轉過幾月。值比稅納錢。劉劍算該納十二貫。此時一貫也無。催比甚急。劉劍思算無措。只得原將妻子賣了。終納得七貫。尚欠五貫。劉劍只得把漁船賣了。只得三貫。尚少二貫。劉劍自思沒了漁船。活計全無。今又無妻室。係累不如藏這三貫錢在身。

邊逃去投白公處。此人豪俠之士。必然收我。算計停當。也不去納這三貫錢。竟逃奔樂安縣來。進城時。只聽得衆人三三兩兩。說白公被朝廷差提騎拿去之事。劉劍心上疑惑。走到舊宅子來看。只見又是衆人居住。心上愈疑。遂假意問一人道。白老爺去。難道同家眷都去了。為甚宅子都與別人居住。一人道。他前年因被盜。虧家鄰救護。故此把與衆鄰居住。自己遷留隱村去的。今自己上京去。兒子家眷原在留隱村家裡。劉劍聽說。又不認得。恨村因自思道。我原為投白公而來。今他既去。誰到其家亦無用。不如星夜趕上京去。打聽白公下落。

倘有可救之處。正好報前之德。遂走出城。望京進發。誰知提騎有鮑公之路。又犯人己得。遂一路解白公。慢而而去。劉劍着急。趕得快。將到京。已過於却舍。劉劍認得是白公。只不與廝認。恐提騎見疑。路上難下手。暗隨進京。提騎報知呂惠卿王雱。二人道。可將來禁於司刑獄中。明日親自鞠問。劉劍知白公禁於獄中。大喜道。此時可以報恩之地矣。遂竊旅店中劈柴板斧。藏在身邊。至夜深。到獄門邊。視那獄牆高有三二丈。遂躡身而進。但不知白公禁於何處。遂於監外。歛足潛行。四下竊聽。行至末後一監。只聽得一人嘆氣道。不意我今日死於此。

地。時月色高。照劉劍從間壁。避一張。見是白公。又無鎖。手持佩帶。將自縊。劉劍着了急。將板斧劈開監門。反把白公一撻。并不問出情由。背着白公。走近牆邊。遂將身一縱。出高牆。方對白公道。感老爺之德。今日請來奉報。白公方知是劉劍。劉劍復駝白公。越出京城。連夜而遁。白公問道。今雖蒙汝救出。但避往何處去。劉劍道。若我漁船在時。絕妙。白公問漁船那裡去了。劉劍將前因細說一番。白公道。我原帶有盤費銀。今尚餘數十金。你可將來買舟而遁。劉劍遂買了一隻大船。又買些捕魚器具。白公亦作漁翁打扮。飄然往五湖中打魚為樂。

去了。此正應了黃犢客所云。駕一葉之扁舟。携飛仙以遨遊之句。且說王雱呂惠卿。明日使提騎吊白公出來。鞠問。獄吏開鎖到監中一看。人影也不見。一個兒獄吏慌了手脚。報與提騎。提騎進去看時。果然空空如也。但牆壁依然。惟獄門劈碎。衆人疑惑道。白公縱要越獄。又無鐵器在身邊。獄門如何劈碎。或外人劫牢。但牆高數丈。如何進來。提騎只得帶獄吏來覆王雱呂惠卿二人見說。亦覺疑惑。一時大怒。指獄吏道。一定是你放走了。不問情由。要將去斬首。獄吏再三分辨。遂又着提騎要緝白公。提騎道。他有一個兒子。可捕來頂罪。那時再得

正犯。二人見說。歡喜不勝。遂着提騎來拿眉仙。到了青州府。報知越獄之由。適值袁漸陸方端如二人。因縣考及出案。昨夜趕回。趕到白家。來報眉仙說出白公在獄不見。今又來拿兄。可速急迴避。眉仙聞言。驚喜相半。對二友道。老父不見。必有緣故。但我有老母在家。如何能避得。二友道。若提騎來拿。難道亦以有老母不去。且有我二人。在此。即如兄一般。難道這件事。托不得我二人。眉仙遂入內告知夫人。夫人道。既如此。你快去。若再遲延。恐及于禍。眉仙遂多帶盤費。又取仙師所贈珊瑚。

鞭子在手。拜別夫人。又出來與二友拜別。就擇一駿馬乘之臨行。又叮嚀二友道。今老母托與二兄。望二兄垂目。二友道。不必多囑。忙促眉仙出門去了。二友自歸。那提騎到樂安縣。因見鮑公掛冠歸隱。縣尹無人。逕自到留隱村來。到得堡南。見了碑亭牌坊。提騎道。原來鮑知縣是他一黨。一個欽犯。反替他為此盛舉。今恐及禍。又棄官逃去。遂將碑牌盡行推毀。到了白家。進至堂上。四望無人。竟進後廳來。看見夫人端坐。夫人斥之曰。汝輩是甚麼人。闖入內室。喚家人來拿賊。提騎方立定。答道。吾等是朝廷差來拿小相公的。夫人道。自古說。罪人不擎。老爺既拿去。小相公又無罪。拿他怎的。提騎道。老爺藥在獄中。夜間越獄而逃。故此朝廷差吾等來拿小相公。夫人道。小相公自有老爺上京去。放心不下。亦上京去了。你今反來我家裡拿人。提騎聽說。手足無措。欲入內房尋。又見夫人風威凜然。不敢擅進。夫人見眾人如此光景。反說道。汝等若不放心。可進內裏來看。提騎方進去。遍處一搜。果然不見。只得空手上京。來覆二兄。弄說推倒碑牌之事。二人見白公父子俱無踪影。也只索罷了。正行文天下緝獲。又欲治鮑公之罪。見他又棄職。不知去向。從此放過一邊。且說眉仙出了門。行有數里。心

上思量道。今離家出奔。天下甚廣。將何適從。又轉一念。道。當初仙師贈我珊瑚鞭時。原說日後自有用處。今我逃避。幸帶在此。可將此鞭策馬。任馬所之。果然鞭走。那馬行走如飛。眉仙在馬上昏了。悶了。思量父親不見之故。又思夫人在家無人侍奉。左思右想。看。傍曉。眉仙遂接宿於旅店。明日又行。不幾時。行到一個所在。遂見一小。城池。那官道上車馬雜沓。商賈輻輳。比前所過地方。大不相同。眉仙望着城子。只願行。那馬反轉過身。背着城頭。從小路而去。眉仙欲撥轉馬來。那馬望前難聘。眉仙只得任其所之。看。日落西山。前面又無宿店。心止正慌。再行一刻。那馬竟立住不行。眉仙舉目一看。只見樹林中。一個墻門。甚覺幽僻。遂跳下馬。走近前時。見門上有一扁額。上書收雲庵三字。庵側一池。此時明月當頭。光耀無端。池傍數株古樹。上有昏鴉。奪巢啼叫。不輟。眉仙思量無處投宿。只得叩門。少頃。兩扇小門開。看見一個老僧。眉仙恍然失聲道。烏在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不意二語應於此地。老僧見出語不俗。忙揖迎入。眉仙遂帶馬同老僧入庵。老僧就問投宿之故。未知眉仙說出甚話。且聽下回分解。

張鳳麟

卷一

三

東洋美術圖

張鳳麟

天
圖
書

